

流放之喜悦：奥维德与俄罗斯诗人

文/扎拉·托洛内 译/马百亮

流放和怀乡是俄罗斯诗歌永恒的主题之一。在这个诗人经常因为写诗而被迫害、起诉和杀害的国家，流放这个主题，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存在意义上的，都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在俄罗斯诗人对他们古典时期的前辈做出回应时，有几位接受并阐释了公元8年奥维德不幸遭到奥古斯都流放这个主题。本文聚焦于三位俄罗斯诗人对奥维德之流放的反应，他们是亚历山大·普希金、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约瑟夫·布罗茨基。为了揭示对流放及其叙述的接受和阐释的复杂背景，本文深入探讨了在实际的诗歌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民族诗歌记忆，以及每一位诗人的个人经历和文化诗学。对于奥维德的流放，三位诗人有同样的认识，即身体上的流放让人解放，给人灵感，甚至让人喜悦，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诗歌成就获得不朽。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他的一篇散文中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纪，流离和错位很常见。”对俄罗斯诗人来说，这个说法尤其合乎事实，并且也适用于那些开辟了俄罗斯诗歌传统的诗人。在俄罗斯，诗人曾经长期受到系统化的虐待和排斥，受到身体上或者是存在意义上的流放。因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俄罗斯诗人都“既思乡，又厌乡”，他们发展了对祖国爱恨交加的关系这一主题。祖国的诱惑和情感上的距离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也让他们深感忧伤。在思索自身流放的处境时，为了寻求答案，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原型意义上的流放者奥维德。这个伟大的罗马诗人不知何故冒犯了元首奥古斯都，公元8年，他被流放到位于罗马帝国边陲、黑海之滨的托弥（今天的康斯坦察）。他因为自己的命运而郁郁寡欢，也一直没有得到元首的宽恕，最终客死于此。

本文所探讨的三位俄罗斯诗人对奥维德的流放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并在各自的历史时

代和文化诗学框架之内，根据自身的“流离和错位”对其加以“改编”。

亚历山大·普希金： 流放中的“严肃的斯拉夫人”

普希金对奥维德深入彻底的接触发生在1820至1824年之间，当时他正被流放到比萨拉比亚（摩尔多瓦）。在流放的这几年中，普希金将注意力转向这位罗马诗人，多次提到他，最早是在1821年3月24日写给《伊里亚特》俄文翻译者尼古拉·格涅季奇（Nikolai Gnedich）的一封信中。信中有这样一首诗：

朱莉娅为他佩戴桂冠，
狡黠的奥古斯都将他流放。
奥维德苦熬暗淡岁月无限惆怅，
他拨动了如泣如诉的琴弦，
怯懦地奉献给充耳不闻的偶像。
远离北国之都，
我忘记了那里持久的云遮雾障。
……

我和过去一模一样，
懒得低头弯腰同愚妄之辈交往；
我和奥尔洛夫争辩，杯酒浅尝，
我决不会怀着渺茫的希望，
用阿谀的颂词把屋大维来歌唱。

（译文参考了《普希金诗选》，卢永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下同）

在这首诗的开篇，将“朱莉娅为他佩戴桂冠”和“狡黠的奥古斯都将他流放”并置，这表明普希金很熟悉奥维德被流放的历史背景。朱莉娅是奥古斯都的女儿，因为通奸而被其父流放，有几处证据表明，她特别喜欢奥维德的诗，尤其是那倒霉的《爱的艺术》。在奥维德的流放诗中，他试图收回过去的错误，重新获得元首的好感，这让普希金感到很失望不安。我们接着会看到，在处理这一主题时，普希金一直坚持这种态度。

在这几句诗中，还有在“致恰达耶夫”和“从比萨拉比亚致巴拉滕斯基”以及“致奥维德”

中，普希金认为自己的流放和这位罗马诗人一模一样。在普希金的叙事长诗“吉普赛人”（茨冈）中，吉普赛老人给阿列科讲述了奥维德在比萨拉比亚的传说。普希金似乎对这一主题情有独钟，因为他多次重复这一主题。我们不可能认为普希金把地理位置给混淆，会认为奥维德曾经到过比萨拉比亚，但是托弥的确就在其附近，并且和摩尔多瓦一样，也在黑海附近，因此普希金一直坚持认为，他的流放之地依然充满了对这位和他同病相怜的罗马伟人的记忆。当时普希金的人生事实可以解释这种地理上的“混淆”。普希金感兴趣的是文学地理，而不是实际上的地理。他被沙皇亚历山大流放到了比萨拉比亚，他很自然地把他的流放和奥维德的命运相提并论。然而，两位诗人命运的相似性，并不足以解释普希金为什么会反复回到奥维德这一主题。对奥维德流放这一主题的偏爱，反映了普希金的诗学和他当时对他的诗歌成就和诗学使命的思考，并且可能是另外一个更加深层、更加关键的方面。在“致奥维德”中，普希金明确地将奥维德的流放和他自己的命运加以比较，创作了另外一种“哀歌”，而这可以被看作是对奥维德的“批判式模仿”。

在这首诗中，普希金首先回顾了奥维德的悲惨境遇，他恳求屋大维准许他返乡，以及他的离世——遥距他挚爱的罗马。普希金在哀叹奥维德的流放命运和他无休止的思乡之情时，将其称为“金色意大利的非凡公民”。这首诗中有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在“致奥维德”的中心是一种“腹语表演”，是普希金在以奥维德的声音说话，表达的是奥维德对自己的流放处境可能的感受。

满怀沉痛，你投书给远方的朋友：

“啊，归还我父兄居住的圣城，
归还我家花园里宁静的绿荫！
朋友们啊，把我的恳求转告奥

古斯都！”

用你们的眼泪求他高抬贵手！
但假如愤怒之神依然不肯饶恕，
伟大的罗马啊，今生我将无缘
见你。

愿这最后的祈祷能缓和我可
怕的命运，

让我的灵柩接近美丽的意大利！

这种回忆和奥维德本人在
《哀怨集》与《黑海书简》中所表
达出来的悲伤是一致的，这种情
况一直延续到本诗的第48行。
从第49行开始，悲伤结束了，普
希金提出了一连串初看起来像
是反问的问题：

什么人能心肠冷酷，无视优美，
敢于责备你的沮丧和泪水？
什么人能做慢粗鲁，不通人情，
读你那诀别人世的哀歌竟
无动于衷？

我们可能会认为，对这些问
题的回答是：没有人会对奥维德
可悲的流放处境无动于衷，奥维
德的流放肯定将继续作为罗马
历史上令人悲伤的一页。但普希
金可不是这样一个老套的诗人，
他紧接着就是这样奇怪的一行：

我是严肃的斯拉夫人，有泪
不轻弹，

但是我理解你的诗篇……

然而，理解和完全的、无条
件的同情不是一回事。这样一
来，普希金几乎在坦白，实际上
他本人就是那个“心肠冷酷”的
人，从不同的文化和地理视角来
看待奥维德的处境。奥维德的北
方，对于普希金来说就是温暖宜
人的南方。在奥维德的流放诗
中，盖塔人的地方，他的流放之
地，是一片连树木也没有的荒
原，完全享受不到大自然的丰
饶。这种对景色的不同了解，也
让普希金将他庄严肃穆的斯拉
夫灵魂和奥维德敏感的地中海
性情并置，指出他并没有为自
己的流放而哭泣。从诗歌成就的
角度而言，他甚至发现奥维德的
流放赋予人力量。

对奥维德的流放的“重写”
就这样开始了。普希金来到这片
被奥维德描述为寒冷、凄凉、总
体上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却被

这里美丽的景色深深打动。事实
上，他将这里冬天的温暖和俄罗
斯漫长的严寒相提并论。和奥维
德不同，普希金被流放地的自然
风光迷住了。接着就是这首诗的
结尾，更加出人意料，他对这位
悲痛万分的罗马诗人说道：“欣
慰吧，奥维德的桂冠没有凋
零！”这句话几乎有点居高临下
地指出，为了诗歌的不朽，流放
的痛苦是值得的。普希金接着
说：“如果我的子孙后代来到这
个遥远荒僻的地方，探寻我的遗
迹，我将为这一事实而欢欣鼓
舞。”其潜台词是：“奥维德，你
何不如此呢？”

这首诗的第98行“我们名
望有高下，而遭遇却相同”，普希
金将他本人和他的伟大前辈进
行了对比。在被放逐到托弥时，
奥维德已经完成了他最著名的
诗歌作品，而据说正是其中之一
的《爱的艺术》导致了他的流放。
相对而言，普希金在写作“致奥
维德”时，他知道自己的诗歌生
涯才刚刚起步。51岁的奥维德
并没有得到这位22岁俄罗斯诗
人的多少同情，鉴于奥维德诗歌
声望的不朽，他拒绝把奥维德的
处境看作是可怜的。在普希金的
最后一稿中，这一行后面还有另
外两行，但是由于沙皇的审查，
在出版时被删除。这两行是这样
写的：

但是，无论是我骄傲的良
心，还是我桀骜不驯的竖琴，

都从来没有被这无法无天
的背叛而蒙上灰尘。

从98行后面的这个“但
是”，我们是否可以做出如下推
理呢？在普希金看来，奥维德已
经损害了其诗歌的完整性，为
此普希金对他进行了谴责。奥维
德的流放诗是不是属于这种损
害呢？在前文引用过的1821年3
月24日写给格涅季奇的信中，
普希金暗示奥维德“拨动了如泣
如诉的琴弦，怯懦地奉献给充耳
不闻的偶像”。此外，普希金“重
写”奥维德的流放，似乎在反